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# <<娑婆之舞>>

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娑婆之舞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133666

10位ISBN编号：7532133664

出版时间：2008-08

出版时间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储福金

页数：19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# <<娑婆之舞>>

## 内容概要

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位久居闹市的作家。
来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城，不经意间，与几位女子产生了若即若离的复杂情感。
其间充满了纯净，美好与茫然、惆怅。
这位多才又深情的文人，面对乡村姑娘莲儿的质朴、纯美和善良，产生了极其美好的印象；又面对自己那位女友的俗气和都市的衰气、人生的暮气，产和一了非常复杂的情感冲突，但是，在如梦如幻、如诗如画的心灵享受，他又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限制与束缚，他不由得反复逼问自己：“我该怎么办？
我该怎么做？
”　　整部小说文字清纯，情节清爽，不皮三折，作品的字里行间弥漫着凄迷、狐媚、纯净和哀婉的氛围，在纯熟、洁净的文字和细致刻画的人物以及诗歌般的意境中，作者还写出了关于生活与爱情的哲理。
男作家写女性，储福金独具一格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
## 作者简介

储福金，江苏宜兴人。
生于上海。
插过队。
曾在《雨花》编辑部担任过小说编辑。
毕业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南京大学中文系。
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。
国家一级作家。
发表及出版长篇小说《黑白》、《心之门》等十二部；中篇小说《裸野》、《人之度》等五十多篇；短篇小说《彩·苔·怆》、《缝补》等百余篇；散文集《禅院小憩》等两部：文学理论文章多篇。
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文小说集。
获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度庄重文文学奖、江苏省政府文学艺术奖、紫金山文学奖、《北京文学》奖、《上海文学》奖、《钟山》文学奖、《天津文学》奖、《芙蓉》文学奖、《新生界》文学奖、《萌芽》文学奖等。
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。
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。
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

## 章节摘录

我抱膝坐在山头上，看下面浮着的白云。
一团一团如绵的白云仿佛是凝定了。
我经常周末到山里来，整个星期天便在山里转悠。
这座南方的山，我几乎熟悉了它每条山道，也熟悉了它每片林子。
凝望白云久了，身子如浮在云之上空，心中无半丝杂念，只听耳边有微微的风声。
有一声鸟的清脆鸣叫，神思回落到身处的山头上。
起身来，跨过山石缝里长着的一丛野草，往山下去。
我在山道里慢慢地走着，呼吸着山谷的清新空气。
我流连在山里，是与我的一个记忆牵着：那美的情景，那生的快乐……似乎都无法重复的。
那境界，有时会让我生出一点疑惑：记忆到底是真实的，还是我幻想出来的？
多少次，我也不记得自己多少次在这山里转悠，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，也成了我有益身心的需要。
在乡镇的小旅社住一个晚上，再回到城里去，我在那个近山之城里有着自己的工作，给一个剧团做道具。
有时我写一点文章，投给报纸与杂志。
我周围的人很少看报刊，就是看，也不去注意作者的名字，所以谁也不知道我写文章。
这座南方的带点潮湿的近山之城，就有这个好处，谁也不管谁的事。
在社会的变化还没完全展开的时候，城里就有了不少外来的流动移民，做着各种各样的工。
太阳移到西山尖上的时候，被云遮了，下了一点小雨，这场雨突如其来，但我并没有在意。
山里的天气变化是经常的事。
我独自走在下山的路上，并不时抬头看着云空飘落下来的雨水。
一路无人。
山道转弯处，眼前一片林子，树高高，草茂茂，山雨飘落的时候，满眼特别的青绿，色彩的饱满，仿佛让整个的天地都变得不一样了，偏又合着我幻想中的感觉。
到小镇已近黄昏，雨还似有似无地飘着，天色却是大亮着，映着一片橙黄色的光，西天划着一道一道长长的云。
小镇依山而立，镇外一条通车的公路盘旋向上，镇街是窄窄的石板道，两边店铺的房屋高低起落，地平却都高于镇街，进店要上三个台阶或五个台阶。
我每次来居住的小旅店在镇边，离镇街有了一段路，比镇街要高出十多个台阶，倚着山背，半隐在一片竹林中。
旅店门口挑着一挂竹帘，进门的堂屋中，打了一个小柜台，堂屋里干干净净的。
左首隔着一个饭厅，摆着几张桌椅。
旅社兼着饭店，后面院里的房间住客，前面的饭厅供应住客饭菜，也招待四乡来小镇的山民歇脚吃饭。
我走到中间靠窗的桌子边，女店主便跟了来。
她围着一个围裙，围裙是深蓝色的，绣着一圈白边，透出干净的味道来。
她熟悉我，但很少与我对话，总是带着微笑。
笑着的时候，眼角显出些皱纹。
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旅社很少住外来客，来的山里人似乎都是熟人，她见人的招呼便是笑笑。
见我坐下，她过来在桌上放下一只下部可烧火的瓦罐。
这里人都习惯吃火锅。
燃了火，炭灰烧白了，跳着一点夹红带绿的火苗。
罐里煮着的是山里出的菌类与野味。
多少年后，出现在大城市的高级酒家的餐桌上是名贵的菜，而在当时当地，这些东西是很便宜的，也是我常吃到的，而一般山里人觉得一点也不稀罕，我毕竟飘游在外多年，走过许多的地方，吃过许多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
的东西，自然觉得它们的味道实在是鲜。
　　菜就在这个火锅里，我要了一小杯当地产的米酒，去去雨天的湿气。
罐里的菜吃完了，就着汤吃一点饭，饭也是很鲜的。
　　看着锅里的汤，慢慢地翻起泡来，变成浓色。
我慢慢地喝着酒，抬头看着窗外，淡淡的光色中，整个山形都是清绿的。
　　一个女性的声音从门口传过来，声音前段脆脆的，尾声带着一点往上提的弯曲。
　　我一扭脸，便看到她，站在饭厅通往厨房的门口，捧着一只木盆。
木盆里有半盆水，水里游着一条青鳞的鱼。
她娇小苗条的身子微微地弯着，低头看着木盆。
从声音与身形来看，她是一个少女。
　　女店主叫她莲儿。
　　莲儿说：“抓了一条鱼呢。
让哪一位客人尝了。
”　　“是什么鱼呢？
还真让你抓来了。
”　　“有两条都握到手里，又滑掉了，就这一条，我抓了好长时间。
”她的神情与声音充满着生气，仿佛抓鱼使她兴趣盎然。
　　“有谁会要鱼呢？
进山里来的客人都要吃山味的，留着给店里的客人配菜吧。
”　　“怎么会不要呢？
……真好看的。
”　　她像是说这么好看的鱼，客人怎么会不要吃呢。
　　山里的溪水里很少有鱼，溪水很清，是岩中流出的泉水，水清无鱼。
这里的山民也不习惯吃鱼，嫌它的刺多。
　　她与女店主说着话，话问停落的时候，这才注意到店里另有人，移脸看了一下。
　　整个饭厅里，就我一个客人。
　　她移过脸来，仿佛一恍惚，店里暗了一暗，光影一下子都聚到了她的脸上。
她的一张少女的脸，是那么白皙，她的眼睫毛长长的，盖着下面的眼睛，依稀只见透出的清纯的光。
　　她的眼光与我相交时，似乎跳闪了一下，随即凝着了。
　　一时，一种熟至内心的感觉如鱼一般游动了一下。
　　那点触动记忆深处的感觉，想来是不真实的，但我同时想起，我见过她。
离上一次见她，大概还不到一个月吧。
她的样子像是有了点变化，那一次的她显得十分沉静，总是低着一点头。
很少抬起来。
　　她白皙的肤色依旧，那种白皙仿佛是山里的刚剥了皮的树干，带着一点潮湿的气息，表面上还润着水色。
　　那天，在山上转悠的时候，也是下着了雨，我慢慢地一个人走着，吸着潮湿的空气。
见一个林间的路口，随便地走了进去，树木阴密，林间的光色朦胧。
我期望着走出林子时，会看到阳光下绿茵茵的一片草地，正对着草地那一边直直地立着一道仿佛是砍削出来的石壁，石壁上薄薄地铺落着一挂水幕，水滑落到下面的一湾水潭中，清清的水，像是在动着，又像是静静地映着旁边的树与草，显出嫩绿到葱绿的几个色层。
林子两边山峰的影子在泉潭中波动着，像展开翅膀的轻燕，飞了很远的地方，再飞回到这片属于它的草地上来……　　隔了几年了？
那时我从江南赶来这座山里，与将离我而去的女友在潭边相会，以后我一直找着这块草潭坡，找遍了整个山却再也寻不回了。
　　草阴与树阴延伸着，走前去，没了路，仰面看，只见朦胧的山色，脚下的草不算浓密，却连连绵绵的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
走出了林子，前面的山道宽了，显开朗了，心境还恍惚没开时，山道上走过来一队山民，前面的几个抬着一口薄皮棺材。
山区里木材多，倒了树，剥了树皮，锯成了板，没涂油漆也没有作任何加工，棺材上还看得清木纹与木结。
送葬的人也没见穿着丧衣，只是腰间扎着一条自布，也没见人哭，都低着头无声息地走过。
不知为什么，这自然的送葬情景合着我的心境，我落点后，随送葬队伍走着。
我知道，这样的送葬，死者一般是少年夭亡，这个人生在世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，不免让人觉着伤感。
送葬的队伍走过草地，在略高一点的坡子上停下来，几个人动手挖起坑来，随后把棺材埋下去，埋完了，那些人就都走了。
我看到还有一个人在坟边站着，原先这个人就与我一样落在送葬队伍的后面，安葬时，又不近前去。
这时我才看清，她是一个姑娘。
第一眼感觉，她还是个小姑娘。
她低着头，她的肤色是那么细白，再细看，觉得姑娘是那么纯美，恍若从山里浮来的一块白云。
她的脸上似乎还带着稚气，她抬起眼的时候，长睫毛之下一对葡萄般的黑眼珠，闪着成人安静温和的神气。
我已经接近三十岁了，还是不习惯与女性开口搭话。
未开口时，便有了一点窘迫的不自然。
记得在江南我有一个画画的朋友说过，那是因为我心里的不自然。
他说我是情圣，充满着情，对每一个初见面的女性，都有着一种情爱的开端期望。
相对一眼以后，觉得应该交谈了，对女性，我往往用神态引动她们开口。
而这个姑娘却用眼静静地看着我，等着我来发问。
“你不是……”我用手胡乱地指指身侧那个小小的坟丘：“……的姊妹么？”
问的时候，我就清楚她不是。
她的身上并没有束那一条白布带，她也没跟随那些人离去。
她摇了摇头。
她摇头的神态也像是个女孩。
她脸上的肌肤白得很干净。
我多年前的女友也是如此。
原先的女友白得纯净、自然，而这个姑娘是白得细腻、清秀。
她尖尖的下巴动了一动，一恍惚间，显着了一种少女娇媚的神气。
“我不认识她的。”
她说出来的这句话，让我吃了一晾。
她极为单纯的自然声调，像是有着我过去曾经熟悉的感觉，带着充分女性意味的婉转，仿佛不是从眼前少女的身体里发出来的。
从话意本身，似乎是不可能的。
只是我相信她。
我有兴致用与平素不同的口气说：“我也是不认识她的。”说出来后，似乎觉得自己像是说玩笑话。
她看着我，她天真单纯的神情，让我觉得自己不该用玩笑的口吻。
我说：“我真的不认识她的。
我都没想到会这样。”
我对她说起我如何穿过一个林子，如何看到这一个送葬的队伍，我尽量说得实在，想让她相信我的客观性。
只是我也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虚妄。
我飘浮的人生就是一种不现实的，我总是生活在一种不真实之中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
而这么已经接近而立之年了。
　　我跟着送葬的队伍，这个偶然的举动，大概也很让人奇怪的。
　　她说：“听说她年龄小，很好看的，很爱干净。
”　　仿佛漂亮与干净，便是她送葬的理由，似乎是孩子式的理由。
她看着坟堆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又分明是女性化的了。
　　就因为一个不认识的女孩漂亮与干净，而且还只是听说，就为她送葬，这有点不可思议，但我却觉得投缘，有着一种熟悉的感觉。
　　山里人做事很实在的，而她是顺着自己的心意行动。
　　她抬起头来，眼神单纯。
她穿着一件有点束腰的两用衫，这装束也有别于山里的姑娘，使她显得越发地娇巧玲珑。
衣衫在手腕处也带了一点紧束，露在外面的手，也是极为细白，十指尖尖，与形态一般娇巧玲珑。
　　我想她是不是到了成人的十八岁呢？
　　单个地看，她的眼、鼻、嘴五官表现着成熟女性的圆润，而整体地看，却又显着少女的神气。
　　雨还飘忽着，似乎都在她的身边飘开了，又像在她的身边裹着一圈雨丝，形成了一种毛茸茸的淡奶色，映得四周越发的青绿。
　　我与许多女性熟悉，总要花不少时间。
与她却熟悉得很自然，也就一起从山道往下走。
我说起山里的事，似乎忘了她就是这山里的人，也许觉得她还是个女孩吧。
　　对她的说话也带着了一点成人对待孩子的口气。
然而我注意着她每个细微的表情，我还很少在山里看到这样有着灵气的秀美少女。
　　话题开头还在埋于小小的坟丘下的姑娘身上。
我不知她是怎样性格的女子，生了怎样的病？
是突然倒下的，还是受过多少病痛的折磨？
我心里希望她是一下子去世的。
　　她说：“她有了婆家的，说好了今年秋天就要嫁过去的。
”　　我不知那个男子今天来了没有，也许他根本不会来，因为她还不算他的什么人。
山里说嫁的对象都比较远，女子往往希望嫁到山外的平原去，隔得那么远，两人肯定没有太多的接触过。
　　“你是听她村上人说的吧？
你认识她村上人？
”　　“不认识。
只是听说来着。
”　　“就听说她突然得病去了？
”　　“差不多吧。
”她弯下腰来，拉了一节草，剥开草尖，露出里面白嫩的芯，放在嘴里抿着。
“人就和草一样，生就生了，枯就枯了。
”　　接着她又说：“没有结婚就走了，倒也真正的干净。
”　　这两句话，让我认真地看着她，一时忘了说话。
她抬眼看看我，眼中依然是单纯安静的神色。
　　后来我告诉她，我不是这里的人，我是从近山之城来。
我告诉她，我是在城里做道具的，就是山里说的木工活。
我对她说了自己不少的事，她只是听着。
我很少与姑娘说这么多话。
我很想对她说着什么。
她也并没有奇怪我说这么多的话，神情很自然地听着我说，仿佛我应该对她说许多的话。
　　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，在若有若无的细雨飘忽的情境中，我对她说着这一切。
我并不习惯与女孩交谈，往往与女孩熟了，也总是她们对我说这说那，告诉我许多的事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
我只是一个倾诉的对象。
很少有我不住地对女孩说话的。
　　我似乎认识她，很早就见过她，在哪儿呢？
　　转过平坡，一下子显现出下面谷口的一片青到深浓的树顶，山道弯陡，在弯角处，一个年轻的山农少妇正坐在石上给孩子喂奶。
她的脸色红润，额上粘了一点湿发，想是走山道累了在歇脚。
　　也许是见了山外来的男人，少妇松了撩着外衣的手，并向山侧移了移身子。
　　走近了，看到那个口中衔着奶头的孩子，眼睛圆圆地望着我们，小脸上一副悠闲的样子。
　　她被孩子吸引了，停下来，含着微笑，她的神情完全是成熟女　　喂完奶的少妇站起身，她便伸手接过孩子，一手扶着孩子的腰，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，还微微地晃动着，就像是孩子的母亲。
　　孩子在她的手中，一点都不怕陌生，还用小手轻轻地划过她的脸。
　　衬着她身后山壁上的绿草，她的笑如春花一般娇艳。
　　她帮少妇用布兜把孩子背到背上，一直看着少妇走上山去。
走好远，那孩子还转着圆圆的眼盯她看。
　　再往下走几步，又是一个平缓的山坡。
雨已经完全停了，夕阳西下，一个很大很红的圆球挂在远天两个峰谷问。
　　在绿色的山坡上，与一个山里的少女一起站着看日落，怀着一种欣喜而又自然的心境，似乎是许久以前有过的感觉，又似乎还是陌生的。
我觉得自己的年龄多少显大了，时间流动的声音便如车轮的转动。
　　莲儿在旅店转过身来的时候，我认出来，她就是那天送葬时认识的姑娘。
眼前的她，多少有点变了，是发型变了，还是她显成熟了？
她穿着一件蓝印花布的外套，我去过云南与贵州，在那里是平常服饰，她穿着的时候，有着了一种艺术味儿。
　　她朝我看了一会，这才露出明净的笑。
显然她也认出我来，也许一时没想着是哪儿认识的，凝眉想了一想。
　　“是……你。
”她跑到我桌边来，她的手里还端着那盆鱼，像对着一个老熟人似的。
　　“你就生活在这个镇上？
”　　“你又从城里来了？
”　　我们几乎是同时问着，随后都笑了。
她的眼睛，映着窗外的山阴，如猫一般镶着的黑圈，里面似带着花纹般的琥珀，正中间盯着人看的一点，又闪着亮亮的黑色。
　　她低下头去看着盆里的鱼：“你看这鱼游得多好看。
……把它们送给你吧。
”　　我俯身看了看鱼，扇动着尾巴的鱼，身子扁扁，鳞片亮亮。
我不认识这鱼，只听说过，鱼越扁，肉越细，刺卡也越多。
　　鱼在盆里侧着身子划动着水，在盆中很小的天地中打着转。
　　我说：“鱼给我，只有吃了它。
”　　她很快地说：“那就给你吃吧。
”随手把盆递给我。
　　我请老板娘过来，让她把鱼拿去做。
我知道女店主最拿手的做法，就是弄净了丢在火锅里，而鱼一旦丢在浓汤锅里只是一种味道了。
我不厌其烦地告诉老板娘，如何将鱼清汆。
我不想辜负了莲儿的送鱼之情。
莲儿只是听着我说，对这种有别于山里的烹调方法，并没有露出好奇的神情。
　　老板娘去做鱼了，我请莲儿坐下来，与我一起吃饭。
她坐下来了，却对我说：“你很喜欢吃鱼吗？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
”　　我想她大概听我为做一条鱼说那么仔细，所以认定我是喜欢吃鱼。
　　我说：“那是因为这条鱼是你送我的啊。
”　　说了这句话，我觉得对这个单纯的山中少女不合适。
我毕竟接触过不少女孩子，话中自然含着了一点男女的意味。
　　“真要吃我抓的鱼吗？
溪里发水，有好多鱼呢。
你和我一起去，我抓几条鱼给你。
”　　我并不想吃太多的鱼，只是想着在这里等着鱼汤烧出来，实在有点憋气，也很想与她单独在一起，在山溪边走一走。
　　从旅店出来，走过一个山坳，便见清溪。
旅店门口用连着的竹筒接的就是这里的溪水，溪边树木参天，坳口积着一个清潭，黄昏的天色映着溪水，一片绿亮，往水中看，能看到水下的卵石，有红色的，有蓝色的，有土黄色的，潭底仿佛是彩色的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# <<娑婆之舞>>

## 编辑推荐

福金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狭窄的通道上苦苦寻觅的唯美的创作，始终呼应着人的灵性，滋润着人的感情，而不轰毁人的内心，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某种超越不同时代的长久地艺术生命力。

储福金的小说一直在追求纯美的境界，执着而坦然。

美学意义上的小说有几人在写？

福金有一股探尽可能不罢休的劲儿，是当代小说里的唯美至上的雅流一派。

储福金的艺术世界是属于江南的，精致、唯美、从容、淡定。

流动着水气和绿意，充盈着文人的清雅和东方的智慧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

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